

警

世

通

言

以向中七話  
常懸竹園味  
樹林竹園



夕陽浦柳外  
暝色暗花間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管管

閒向書齋閱古今

生弄草木豈無情

佳人才子多奇遇

難比張生遇李鶯

話說西洛有一才子姓張名浩字巨源自兒曹時清  
秀異衆既長才摘鬚錦貌瑩寒氷容止可觀言詞簡  
當承祖父之遺業家藏鏹數萬以財豪稱于鄉里貴  
族中有慕其門第者欲結婚姻雖媒灼日至浩正色  
拒之人謂浩曰君今冠矣男子二十而冠何不求良  
家令德女子配君其理安在浩曰大凡百歲姻緣必

要十分美滿某雖非才子實慕佳人不過出世嬌姿  
寧可終身餒處且俟功名到手之日此願或可遂耳  
緣此至弱冠之年猶未納室浩性喜厚自奉養所居  
連簷重閣洞戶相通華麗雄壯與王侯之家相等浩  
猶以爲隘窄又於所居之北別置一園中有

風亭月榭杏塢桃溪雲樓上倚晴空水閣下臨清  
泚橫塘曲岸露偃月虹橋朱檻彫欄叠生雲桂石  
爛熳奇花艷蕊深沈竹洞花房飛異域佳禽植上  
林珍果綠荷密鎖尋芳路翠柳低籠闌草場

浩暇日多與親朋宴息其間西都風俗每至春時間

側無大小皆修時花木酒掃亭軒縱遊人龍賞以詩  
遜相誇選士庶爲常浩園巷有名儒廖山育老學行  
俱高可爲師範與浩情愛至密浩喜園館新成花亭  
茂盛一日邀山甫開求其中行至宿香亭共坐時尙  
仲春桃李正芳牡丹花放嫩白姝紅探述亭砌浩謂  
山甫曰淑景明媚非詩酒莫留韶光今日幸無俗事  
先飲數盃然後各賦一詩咏目前景物雖困園消疎  
不足以當君之盛作若得一詩可以永爲壯觀山甫  
曰願聽拙揮浩喜卽呼小童具飲器筆硯下酒三  
行方欲索題忽遙見亭下花面有沙鷗爲飛而起山

甫曰鶯語堪聽何故鶯飛浩曰此無他料必有遊人偷折花耳邀先生一往觀之遂下宿香亭迺入花陰躡足潛身尋踪而去過太湖石畔芍藥欄邊見一垂鬟女子年方十五携一小青衣倚欄而立但見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艷肌膚嫩玉生光蓮步一折着弓弓扣綉鞋兒螺髻雙垂揮短短紫金釵子似白東君誇艷態倚欄笑對牡丹叢

浩一見之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恐女子驚避引山甫退立花陰下端詳久之真出世色也告山甫曰塵世無此佳人想必上方花月之妖山甫曰花月之妖

豈敢盡見天下不乏美婦人，但無緣者自不足言。浩曰：「沿閱人多矣，未常見此殊麗，便浩得配之，是快平生。兄有何計，使我早遂佳期，則成我之恩，與生我等矣。」山甫曰：「以君之門第才學，欲結婚姻，易如反掌，何須如此勞神。」浩曰：「君言未當，若不過其人，寧可終身不娶。今既遇之，卽頃刻亦難捱也。媒妁通問，必須歲月，將無已在枯魚之肆乎？」山甫曰：「但患不諧，苟得諧，何患晚也。」請詢其踪跡，然後圖之。浩此時情不自禁，遂整巾正衣向前，而揖女子，歛袂答禮。浩啓女子曰：「貴族誰家，何因至此？」女子笑曰：「妾乃君家東隣也。今



此女大有  
心人

日長幼赴親族家會，惟妾不行。聞君家牡丹盛開，故  
與青衣潛啓隙戶，至此。浩聞此語，乃知李氏之女，驚  
駭也。與浩童稚時，曾共扶欄之戲。再告女子曰：做因  
荒蕪不足，寓月幸有小館，欲備酒，盡主人接隣里  
之歡。如何？女曰：妾之此來，本欲見君。若欲開樽，決不  
敢領。愿無及亂，略訴此情。浩拱手鞠躬而言曰：願聞  
所諭。女曰：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緣家有嚴親，禮法所  
拘，無因與君聚會。今君猶未娶，妾亦垂髫，若不以醜  
陋見疎，爲通媒妁，使妾異日奉箕箒之末，立祭祀之  
列，奉侍翁姑和睦親族，成兩姓之好，無七出之玷，此

妾之素心也。不知君心還肯從否。浩問此語。喜曰。望  
外。告女曰。若得與麗人偕老。平生之樂事足矣。但恐  
知緣分何如耳。女曰。兩心既堅。緣分自定。君果見許。  
愿求一物爲定。使妾藏之。異時去。今日相見之情。浩  
倉卒中無物表意。遂取繫腰紫羅帶。謂女曰。取此  
以待定議。女亦取搔頭香羅帶。浩曰。請君作詩一篇。  
親筆題于羅上。庶幾他時可以取信。浩心轉喜。呼童  
取筆視拍桐中。未間。牡丹爲題賦詩一絕于香羅之  
上。詩曰

沉香亭畔露凝枝

妖艷含嬌未放時

自是名花待名手

風流學士獨題詩

女見詩大喜，取香羅在手，謂浩曰：「晉詩何清妙，中有  
深意，真才子也。」此事切少絃，只勿使人知，無忘今日  
之言，必送他時之樂。父母恐回，妾且歸去。道罷，蓮步  
却轉，與青衣緩緩而去。浩時酒興方濃，春心漸蕩，不  
能自遏，自言下坡不起。次後，雖逢爭忍，棄人歸去。雜  
花影下，細草如茵，略效鴛鴦，死亦無恨。遂奮步，赶上  
雙手，抱持女子，傾戀恩情，不忍移步。絕裾而去，正欲  
啓口致辭，含羞告免。忽自後有人言曰：「相見已非正  
禮，此事決然不可。若能用我一言，可以永諧百歲。」浩

捨女回視乃山甫也。女子已去。山甫曰。但見  
欲知禮別嫌。今君誦孔聖之書。何故習小人之態。使  
使女子去。遊父母先回。必詢寃其所往。則女稱。延及  
于君。豈可戀一時之樂。損終身之德。請君三思。恐成  
後悔。浩不得已。怏怏復回。宿香亭上。與山甫盡醉散  
去。自此之後。浩但當歌不語。對酒無歡。月下吟花  
前偷淚。俄而綠暗紅稀。春光將暮。浩一日獨步。聞齊  
及覆思念。一段離愁。方恨無人可訴。忽有老尼。慮寂  
自外而來。乃浩家香火院之尼也。浩禮畢。問曰。吾師  
何來。寂曰。專來傳達一信。浩問何人。致意于我。寂移

生從席謂浩曰君東降李家女子鶯鶯再三申意浩  
大驚告寂曰寧有是事吾師勿言寂曰此事何必自  
隱聽寂拜聞李氏爲寂門徒二十餘年其家長幼相  
信今日因往李氏論經知其女鶯鶯染病寂遂勸令  
勤服湯藥營藥去傳多私音寂曰此病豈藥所能愈  
耶寂再三詢其仔細爲述說及因中與君相見之喜  
又出羅巾上詩向寂言此卽君所作也令我致意于  
君幸勿相忘以國後會蓋鶯鶯與寂所言也君何用隱  
諱耶浩曰事實有之非敢自隱但慮傳揚遐邇取笑  
里間今日吾師既知使浩如何而可寂曰早來既知

此章連與鶯父母說及鶯親事答云女兒世女六歲

幹家觀其意在二三年後方始議親更看君終心  
何言罷起身謂浩曰小庵事冗不及款話如日後欲  
寄音信但請垂諭道相別去自此昏闇密意書悵由  
恨皆托寂私傳光陰迅速倏忽之間已經一歲節過  
清明桃李飄零牡丹半折浩倚欄凝視覩物思人情  
緒轉添久之自思去歲此時相逢花畔今歲花又重  
開玉人難見沉吟半晌不若折花數枝托惠寂寄鶯  
鶯同賞遂召寂至告曰今折得花數枝煩吾師持往  
李氏但云吾師所獻若見鶯鶯作浩起居去歲出關

時相見于西欄畔。今花又開，人猶問阻，相憶之心言不可盡。愿似葉如花，年年長得相見。寂曰：此事易爲，君可少待。遂持花去。踰時復來，浩迎問如何。寂于袖中取彩箋，小東告浩曰：鶯鶯寄君，切勿外啓。寂乃辭去。浩啓封視之，曰：

妾鶯鶯拜啓，相別經年，無日不懷思憶。前令乳母以親事白於父母，堅意不可，事須後圖，不可令卒。願君無忘妾，妾必不負君。如若不成誓，不他適。其乞心事，詢叙可也。昔年某君，前家皆歡笑，獨妾悲。儼偶成小詞，庶幾一見，可以見妾之意。請

畢毀之、切勿外泄詞曰

紅疎綠密時暄、還是困人天、相思極處凝睛月下、  
酒消花前誓約已知、俱有願、奈目前兩處懸懸、  
風來偶、清宵最苦、月甚先圓

浩崇舉試眉長歎曰、好事多磨、信非虛也、展放案上、  
反覆把玩、不忍什、感刻寸心、泪下如雨、又恐家人  
見疑、詢其所因、遂伏案掩面、偷聲潛泣、良久、舉首起、  
視、見日影下窻、顏色已至、浩思適來書中言心事、訊  
寂可知、今抱愁獨坐、不若詢訪惠寂、究其仔細、庶幾  
少解情懷、遂徐步出門、路過李氏之家、時夜色已闌



門戶皆阻浩至此想像鶯鶯心懷愛慕步不能移指  
李氏之門曰非挿翅步雲安能入此方徘徊未進忽  
見旁有隙戶半開左右寂無一人浩大喜曰天賜此  
便成我佳期遂托惠寂不如潛入其中探問鶯鶯消  
息浩爲情愛所重不顧禮法躡足而入既到中堂暗  
身廼廊之下左右顧盼見

闌庭悄悄深院沉沉靜中聞風响玎璫暗裏見流  
螢聚散更籌漸急窻中風弄殘燈夜色已闌階下  
月移花影香閨想在屏山後速似巫陽千萬重  
浩至此茫然不知所往獨立久之心中頓省自思設

若敗露爲之奈何，不惟身受苦楚，抑且玷辱。事當坎曲，固之不期，隙戶已閉，返轉迴廊，方欲詰終，復歸忽聞空中有低低而唱者，沿思深院，淨夜有人獨歌，遂隱在側身靜聽所唱之詞，片行香子詞。

雨後風微，綠暗紅稀，燕巢成蝶，蝶遠殘枝，揚花點點，永日遲遲，動離懷，牽別恨，鷓鴣啼，春在，花期虛度，芳時爲甚，褪盡羅衣，宿香亭下，紅芍埭，雨夢時情，今日恨有誰知。

但覺如雛鶯，轉翠柳陰中，彩鳳鳴碧梧枝上，想是清夜無人，調韻轉美，浩番詞察意，若非鶯鶯誰知，宿香。

亭之熱，但得一見其面，死亦無悔。方欲以指擊，窻間仔細，忽有人，既浩曰：良士，非媒不聘，女子無故不婚。今女按板于窻中，小子踰牆到廳下，皆非善行。玷辱人倫，執詣有司，永作潘奔之戒。浩大驚，退步失脚，墮于砌下。久之，方醒，開目視之，乃伏案盡寢于窻之下。時日將脯矣，浩曰：異哉，夢也，何顯然如是。莫非有相見之期，故先垂吉兆告我方心緒擾擾未定，悲寂復來，浩訊其意，寂曰：遠來只奉小柬而去，有一事偶忘告君，爲傳語，他家所居房後，乃君家之東墻也，高無幾尺，其家初夏二十日，親族中有婚姻事，是

夕舉家皆往，鶯托病不行，令君至期于階下，久之不  
踰，皆與君相見，君切記之，惠寂且去，浩欣喜之，心  
不能盡，楮指數日，已至所約之期，浩遂張帷帳，具飲  
饌，器用玩好之物，皆列于宿香亭中，日既晚，悉召僮  
僕出外，惟留一小鬟，反閉園門，倚梯近墻，屏立以待。  
未久，夕陽消柳外，暝色暗花間，斗柄指南，夜傳初鼓。  
浩曰：惠寂之言，豈非誑我乎？語猶未絕，粉面新粧，半  
出短牆之上，浩舉目仰視，乃鶯也，急升梯，扶臂而  
下，携手偕行，至宿香亭上，明燭竝坐，細視鶯，鶯欣喜  
轉盛，告鶯曰：不謂麗人果肯來此，鶯曰：妾之此身，異

時欲作閨門之事。今日寧肯誑語。浩曰。肯飲少酒。共慶今宵佳會可乎。鶯曰。難禁酒力。恐來朝獲罪于父母。浩曰。酒既不飲。略飲如何。鶯笑倚浩懷。嬌羞不語。浩遂與解帶脫衣。入鴛幃共寢。但見

寶炬插紅檠。袖吐翠金縷。綉屏深掩。紺紗斗帳低垂。竝蓮鴛枕。如雙雙比目。同波共展。香衾似對對春蠶。作繭。向人尤帶春情。一搦纖腰。怯未禁須臾。香汗流酥。相偎微喘。雖楚王夢神女。劉阮入桃源。相得之權。皆不能比。少頃。鴛告浩。曰。夜色已闌。妾且歸去。浩亦不敢留。遂各整衣而起。浩告鶯。曰。後

會未期，切空保愛。鶯曰：去歲偶然相遇，今作詩以贈。今夕得侍枕席，何故無一言見惠，豈非狹慢之態，不足當君佳句。浩笑謝鶯曰：豈有此理。謹以一絕。

華胥佳夢徒閒說

解佩江皋浪得聲

一夕東軒多少事

韓生虛負竊香名

鶯得詩，謂浩曰：妾之此身，今已爲君所有，幸終始成之。遂携手下亭，轉柳穿花，至墻下，浩扶鶯，鶯非憚而去。自此之後，雖音耗時通，而會遇無便，經數日，忽惠寂來，告曰：鶯鶯致意，其父守官河朔，來自學家登程，愿君莫忘舊好，候回日，當議奉晉之職，惠寂辭去。浩

男子不  
入其  
浩不  
不

神悲意慘，度日如年，抱恨懷愁，俄經二載。一日，浩季父召浩語曰：吾聞不孝以無嗣爲大，今汝將及當立之年，猶未納室，雖未至絕嗣，而內政亦不可缺。此中有孫氏者，累世仕宦，家業富盛，其女年已及笄，幼奉家訓，習知婦道。我欲與汝主婚，請親孫氏。今若失之後，無令族。浩素畏季父，賦性剛暴，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遂通媒妁，與孫氏議姻。擇日將成，而爲鶯之父任滿方歸，浩不能忘舊情，乃遣惠寂密告鶯曰：浩非負心，實被季父所逼，復與孫氏結親，其心違願，痛徹心髓。鶯謂寂曰：我知其叔父所爲，我必能

夏

自成甚事寂曰善爲之遂去鶯聲父苦口只有趣惡  
玷辱家門愿先啓一言然後請死父丹書駭詢問我  
兒何自若如此鶯曰妾自幼歲慕西隣張浩才名曾  
以此身私許偕老曾令乳母白父母欲與浩議姻當  
口尊嚴不蒙允許今聞浩與孫氏結婚棄妾此身將  
歸何地然女行已失不可復嫁他人此願若違含笑  
自絕父母驚謂鶯曰我止有一女所恨未能選擇佳  
婿若早知可以商議今浩既已結婚爲之奈何鶯曰  
父母許以兒歸浩則妾自能措置父曰但願親成一  
切不問鶯曰果如是容妾訴于官府遂取紙作狀更



張浩選至河南府治廳之下，值國閣待制陳公，  
據筵治事，見一女于執狀向前，公停筆問曰：何事？  
營欲身跪告曰：妾誠詐，妾上堂，高公有狀上呈，公令  
左右取狀展視云。

昔狀妾李氏，切聞語云：女非媒不嫁，此雖至論，亦  
有未然，何也？昔文君心喜司馬，賈午志慕韓壽，此  
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無媒之譏，蓋所歸得  
人，青史標其令德，注在篇章，後人繼其所爲，免  
委身于備，然妾于前茂慕西隣，張浩才名已私許  
之，偕老言約已定，誓不變更，今張浩忽背前約，使

妾呼天叩地無所告投切聞律設大法禮漸人  
若非判府龍圖明斷孤寡終身何恃爲此冒此  
尊幸望台慈特賜予決謹狀

陳公讀畢謂鶯鶯曰汝言私約已定有何爲據鶯  
鶯中香羅并花箋上二詩皆浩筆也陳公命追浩  
公庭責浩與李氏旣已約婚安可再孫氏浩倉卒但  
以叔父所逼爲辭實非本心再訊鶯曰爾意如何鶯  
曰張浩才名實爲佳婿使妾得之當克勤婦道實龍  
圖主盟之大德陳公曰天生才子佳人不當使之孤  
另我今曲與汝等成之遂于狀尾判云

花下相逢，已有終身之約。中道而止，竟乖借老之心。在人情既出，至誠論律文，亦有所禁，宜從先約，可斷後婚。

判畢，謂浩曰：「吾今判合與李氏爲婚，二人大喜，拜謝相公恩德，遂成夫婦。借老百年，後生二子，俱擢高科。話名宿香亭張浩遇鴛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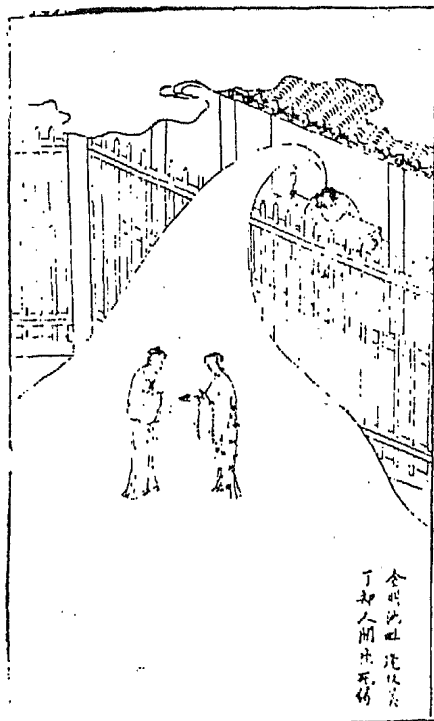
當年崔氏賴張生

今日張生仗李鶯

同是風流千古話

西廂不及宿香亭





金明池吐泥以爲  
了却人間生死傷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朱文燈下逢劉倩

師厚燕山遇故人

隔斷死生終不泯

人間最切是深情

話說大唐中和年間博陵有個才子姓崔名護生得風流俊雅才貌無雙偶遇春榜動選場聞收拾琴劍書箱前往長安應舉時當暮春崔生暫離旅舍往城南郊外遊賞但覺口燥咽乾唇焦鼻熱一來走得急那時候也有些熱了這崔生只爲口渴又無溪澗取水只見一個去處

灼灼桃紅似火，依依綠柳如烟。竹籬茅舍，黃土壁，  
白板扉，哞哞犬吠，號源宮，兩兩黃鸝鳴翠柳。

崔生去叩門，覓一口水，立了半日，不見一人出來，正  
無計結，忽聽得門內笑聲，崔生鷹覷鵝望，去門縫一  
一瞧，元來那笑的，却是一個女孩兒，約有十六歲，那  
女兒出來開門，崔生見了口，一發燥咽，一發乾，磨一  
發焦，鼻一發熱，連忙叉手向前道：小娘子拜揖，那女  
兒回個嬌嬌滴滴的萬福，道：官人寵顧茅舍，有何見  
諭？崔生道：卑人博陵崔護，別無甚事，只因走遠氣喘，  
敢求勺水解渴，則個女子聽罷，並無言語，疾忙進去。

用纖纖玉手，捧着磁甌，盛牛酥茶，遞與崔生。崔生  
過，呷入口，透心也似涼好爽，利只得謝了，自回。崔生  
功名自去，赴選。誰想時運未到，金榜無名，離了長安，  
匆匆回鄉去了。倏忽一年，又遇開科，崔生又起身赴  
試，追憶故人，且把試事權時落後，急往城南一路上  
東觀西望，只怕錯認了女兒住處。頃刻到門前，依舊  
桃紅柳綠，犬吠鶯啼。崔生至門，見寂寞無人，心中疑  
惑，還去門縫裏瞧時，不聞人聲，徘徊半晌，去白紙屏  
上題四句詩。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題罷自回明日放心不下又去探看忽見門兒呀地開了走出一個人來生得

鬚眉皓白鬢髮稀疎身披白布道袍手執斑竹拄杖堪為四皓商山客做得磻溪執釣人

那老兒對崔生道君非崔護麼崔生道丈丈拜揖平人是也不知丈丈何以見識那老兒道君殺我女兒怎生不識驚得崔護面色如土道平人未嘗到老丈宅中何出此言老兒道我女兒去歲獨自在家遇你來覓水去後昏昏如醉不離床席昨日忽說道去

今日曾遇崔郎，今日想必來也。走到門前望了一日，不見，轉身擡頭，忽見白板扉上詩長，哭一聲，管然倒地。老漢扶入房中，一夜不醒。早間忽然開眼道：「崔郎來了，爹爹好去迎接。」今君果至，豈非前定。且請進去一看，誰想崔生入得門來，裏面哭了一聲，仔細看時，女兒死了。老兒道：「郎君，今番真個償命。」崔生此時，又為又痛，便走到床前，坐在女兒頭邊，輕輕放起女兒的頭，伸直了自家腿，將女兒的頭放在腿上，襯着女兒的臉道：「小娘子，崔護在此。頃刻間那女兒三魂再至，七魄重生，須臾就起來。」老兒十分歡喜，就賠粧。

合招贅崔生爲婿，後來崔生發跡爲官，夫妻一世團圓，正是

月缺再圓

鏡離再合

花落再開

人歿再活

爲甚今日說這段話，這個便是死中得活，有一個多情的女兒，沒與遇着個子策，不能成就，干折了性命，反作成別人洞房花燭，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說這女兒遇着的子策，却是宋朝東京開封府有一員外，姓吳名子策，平生是個真實的人，此生得一個

兒子名喚吳清正，是愛子嬌痴，獨兒得惜。那吳員外愛惜兒子，一日也不肯放出門，那兒子却是風流博浪的人，專要結識朋友，覓柳尋花。忽一日，有兩個朋友來望，却是金枝玉葉，鳳子龍孫，是宗室趙入節使之子，兄弟二人，大的諱應之，小的諱茂之，都是使錢的勤兒。兩個叫院子通報，吳小員外出來迎接，分賓而坐，獻茶畢，問道：「幸蒙恩降，不知有何使令？」二人道：「卽今清明時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闐，遊人如蟻，欲同足下一遊，尊意如何？」小員外大喜道：「蒙二兄不棄寒賤，肯得奉陪，小員外便教童兒挑了酒樽食器，備三

巨馬與兩個同去、迤邐早到金明池、陶穀學士有首

詩道

萬座笙歌醉後醒、

遙池羅幙翠煙生、

雲藏宮殿九重碧、

日照乾坤五色明、

波面畫橋天上落、

岸邊遊客鑑中行、

駕來將幸龍舟宴、

花外風傳萬歲聲、

三人遶池遊說、但見

挑紅似錦、柳絲如烟、花間粉蝶雙雙、枝上黃鸝兩

兩、踏青士女紛紛至、賞說遊人隊隊來、

三人就空處飲了一回酒、是小員外道、今日天氣甚

住、只可惜少個偷酒的人兒、二趙道、酒已足矣、不  
開步消遣、觀看士女遊人、強似早坐三人、挽三五、  
剛動脚不多步、忽聞得一陣香風、絕似麝香、又帶  
些脂粉氣、吳小員外迎這陣香風上去、忽見一簇婦  
女、如百花園彩、萬卉爭妍、內中一位小娘子、恁則十  
五六歲模樣、身穿杏黃衫子、生得如何、

眼橫秋水、眉拂春山、髮似雲堆、兒如蓮露、兩顆櫻  
桃、分素口、一枝楊柳、鬪纖腰、未領略、適體溫香、早  
已覩十分丰韻、

吳小員外看見、不覺遍體酥麻、急欲捱身上前、却被

趙家活兄弟拖回道良家女子不可調戲恐耳日甚  
多惹禍招非小員外雖然依允却似勾去了鬼靈  
般那小娘子隨着家女奴自去了小員外與二趙相  
別自回夜不睡道好個十相具足的小娘子恨不  
曾訪問他居住姓名若訪問得明白央媒說合或有  
三分僥倖次日放心不下換了一身齊整衣服又約  
了二趙在金明池上尋昨日小娘子踪跡

分明昔日陽臺路

不見當時行雨人

吳小員外在遊入中往來尋趙不見昨日這位小娘  
子心中悶悶不慌趙大哥道是下情懶少樂想尋

之興未遂，此間酒肆中多有當鑪少婦，愚窮兒心  
下一行，倘有看得上眼的，沽飲三五，也當春風一度  
如何。小員外道：這些老妓風唱，殘花敗柳，學生平日  
都不在意。趙二哥道：街北第五家小小一個酒肆，到  
也精雅。內中有個量酒的女兒，大有姿色，年紀也只  
好二八，只是不常出來。小員外欣然道：煩相引一看。  
三人移步街北，果見一個小酒店，外邊花竹扶疎，裡  
面杯盤羅列。趙二哥指道：此家就是。三人入得門來，  
悄無人聲，不免喚一聲：有人麼？有人麼？須臾之間，似  
有如無，覺得嬌嬌媚媚，妖妖妮妮，走一個十五六歲



人等以  
不

花朵般多情女兒出來，那三個子弟見了女兒，齊齊的三頭對地，六臂向身，唱個喏道：「小娘子拜揖，那多情的女兒，見了三個子弟，一點春心動了，按捺不下一雙腳兒出來了，則是麻麻地進去，不得緊挨着三個子弟坐地，便教迎兒取酒來，那四個可知道喜，四口兒併來，沒一百歲方纔舉得一盃，忽聽得踏兒蹄响，車兒輪响，却是女兒的父毋上墳回來，三人收輿而返，迤邐春色凋殘，勝遊難再，只是思憶之心，形于夢寐，轉眼又是一年，三個子弟不約而同，再尋舊約，頃刻已到，但見門前蕭然當爐的人不知何在，二人

少敬一敬問信則見那舊日老兒和婆子走將出來  
三人道丈丈拜揖有酒打一角來便問丈丈去年到  
此兒個小娘子量酒今日如何不見那老兒聽了簌  
地兩行淚下覆官人老漢姓盧名榮官人見那量酒  
的就是老拙女兒小名愛愛去年今日合家去上坟  
不知何處來三個輕薄廝兒和他喫酒兒我回來散  
了中間別事不知老拙兩個薄薄罪過他兩句言語  
不想女兒性重頓然悵快不喫飲食數日而死這屋  
後小丘便是女兒的坟說罷又簌簌地淚下三人嚥  
口不敢再問連忙還了酒錢三個馬兒連着一路傷

感不已，回頭顧眄，淚下沾襟，怎生放心得下，正是：

夜深喧替息

池臺惟月明

無因駐清景

日出事還生

那三個正行之際，恍惚見一婦人，素羅罩首，紅帕當胸，顛顛擺擺，半前半却，覷着三個，低聲萬福。那三個如醉如痴，因知所措，道他是鬼，又衣裳有縫，地下有影，道是夢裡自家，着着又疼，只見那婦人道：「官人，認得奴家，卽去歲金明池上人也。官人今日到奴家，相望爹媽，詐言我死，虛堆個土坟，虛贖過官人們，奴家前生有緣，幸得相遇，如今搬在城裏一個前巷。」

小樓，且是滿酒，倘不棄嫌，屈尊一臨，三人云云。  
瞬息之間，便到一個去處，入得門來，但見

小樓連苑，斗帳藏春，低簷淺映紅簾，曲圍深  
張，半明半暗，人居捲映之中，萬綠萬紅，春滿丸  
之內。

上得樓兒，那女兒便叫迎兒安排酒來，與三個姐夫  
賀喜，無移時，酒到痛飲，那女兒所事熟滑，唱一箇嬌  
滴滴的曲兒，舞一箇妖媚媚的破兒，搗一箇緊殿殿  
的箏兒，道一個甜甜嫩嫩的千歲兒，那弟兄兩個飲  
飲，信別去了，吳小員外回身轉手，搭定女兒香肩，接

這女兒細腰捏定，女兒纖手醉眠也斜。只道撲兒便是床上，火急做了一班牛。點兒事，端的是

春衫脫下，綉被鋪開，酥胸露一朶雪梅。纖足啓兩彎新月，未開桃蕊，怎禁他涼蝶深偷半折花心。忍不住任蜂恣採，潛然粉汗微喘相偎。

睡到天明，起來梳洗，喫些早飯，兩口兒絮絮叨叨不肯放手。吳小員外焚香設誓，嘴臂爲盟。那女兒方纔掩着臉笑了進去。吳小員外自一路悶悶回家，見了爹媽，道我兒昨夜宿于何處，教我一夜不睡，亂夢顛倒。小員外道：「爹媽兒爲兩個朋友是皇親國戚。」

我陪宿不免依他爹媽見說是皇親又曾來望便又  
疑他誰想情之所鍾解釋不得有詩爲證

劉平荆棘蓋樓臺

樓上笙歌鬪沸開

歡笑未終離別起

從前荆棘又生來

那小員外與女兒兩情厮投好說得着可知哩筊  
兒般後生遇着花朵兒女娘又是芳春時候正是  
佳人窈窕當春色 才子風流正少年

小員外只爲情牽意惹不隔兩日少不得去伴女兒  
一宵只一件但見女兒時自家覺得精神百倍容貌  
勝常纔到家便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漸漸有如鬼質

看看不似人形，飲食不思，藥餌不進。父母見兒如此，父子情深，顧不得朋友之道，也顧不得皇親國戚，便去請趙公子兄弟二人來，告道：「不知二兄日前帶我豚兒何處，非爲今已害得病深，若是醫得好一句，也不敢言萬一有些不測，不免擊鼓訴冤。那時也惟老漢不得那兄弟二人聽罷，切切偶語，我們雖是金枝玉葉，爭奈法度極嚴，若子弟賢的一般，如凡人叙用，若有些爭差的，罪責却也不小。萬一被這老子告發時，畢竟於我不利，疾忙回言：「丈丈賢嗣之疾，本不由我弟兄，遂將金明池酒席三盞，冠花枝般多情女兒。」

始未敘了一遍老兒大驚道如此說我兒着少二二位有何良計可以相救二人道有個皇甫真人他有割妖符劍除非請他來施設退了這邪鬼方保無恙老兒拜謝道全在二位身上二人回身就去却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兩個上了路遠遠到一山中白雲深處見一茅庵

黃茅蓋屋白石壘牆陰陰松牖鶴飛回小小池晴  
龜出曝翠柳碧梧夾路玄猿白鶴迎門

頃刻間庵裏走出個道童來道二位莫不是尋師父  
救人麼二人道便是相煩通報則個道童道若是別



患俺師父不去，只割情慾之妖，却為甚的，情能生人，亦能死人，生是道家之心，死是道家之忌。二人道：正要割情慾之妖，救人之死，小童急去，請出皇甫真人。真人見道童已說過了，吾可一去，迤邐同到吳員外家，纔到門首，便道：這家被妖氣罩定，却有生氣相臨，却好小員外出見真人，喫了一驚，道：鬼氣深了，九玄一生，只有一路可救，驚得老夫妻都來跪告真人，俯番法術，救俺一家性命。真人道：你依吾說，急往西方三百里外避之，若到所在，這鬼必然先到，倘若滿了，一百二十日，這鬼不去，員外持着一命，不可救治矣。

員外應允備素齋請皇甫真人齋罷相別自去。若員外速教收拾担仗往西京河南府去避死。正是

曾觀前定錄

生死不由人

小員外請兩個趙公子相伴同行沿路去時由你登  
山涉嶺過澗渡橋中間處有伴無人但小員外喫  
食女兒在旁供菜員外臨睡女兒在傍解衣若員外  
登廁女兒拿着衣服處處莫避在在難離不覺在洛  
陽幾日忽然一日屈指筭時却好一百二十日如何  
是好那兩個趙公子和從人守着小員外請到酒樓  
散悶又愁又怕都悶不住淚汪汪地又怕小員外看

見急急拭了、小員外目睜口呆、罔知所措、正低頭倚着欄干、恰好皇甫真人騎個驢兒過來、趙公子看見了、慌忙下樓、當街拜下、扯住真人、求其救度、吳清從人都一齊跪下拜求、真人便就酒樓上結起法壇、焚香步罡、口中念念有詞、行持了畢、把一口寶劍、遞與小員外道、員外本當今日死、且將這劍去、到晚緊閉了門、黃昏之際、定來敲門、休問是誰、速把劍斬之、若是有幸、斬得那鬼、員外便活、若不幸誤傷了人、員外只得納死、總然一死、還有可脫之理、分付罷、真人騎驢去了、小員外得了劍、巴到晚間、閉了門、漸次黃昏、

只聽得剝啄之聲，員外不露聲息，悄然開門，便把劍斫下，覺得隨手倒地。員外又驚又喜，心窩裡突突地跳，連叫快點燈來。衆人點燈來照，連店主人都來看，不看猶可，看時，衆人都喫了一大驚。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店主人認得砍倒的屍首，卻是店裡奔走的小廝阿壽，十五歲了，因往街上登東關在門外，故此敲門，恰好被劍砍壞了。當時店中嚷動，地方來見了人命事，便將小員外縛了，兩個趙公子也被縛了，等待來朝將一行人解到河南府，大尹聽得是殺人公事，看了

當派卽送獄司勘問吳清將皇甫真人斬妖事備細  
說了。獄司道：這是荒唐之言，見在殺死小廝真正人  
命，如何抵釋。喝教手下用刑，却得跟隨小員外的在  
衙門中使透了銀子，做卒稟道：吳清久病未痊，受刑  
不起，那兩個宗室止是干連小犯，獄官借水推船，權  
把吳清收監候病痊再審。二趙取保在外，一面着地  
方將棺木安放屍首，聽候堂上弔驗，斬妖劔作兇器。  
駐庫却說吳小員外是夜在獄中垂淚，嘆道：爹娘止  
生得我一人，從小寸步不離，何期今日死於他鄉，早  
知左右是死背井離鄉，着甚麼來。又嘆道：小娘子呵。

只道生前相愛誰知死後纏綿恩變成仇害得我骨  
肉分離死無葬身之地我好苦也我好恨也嗟怨了  
半夜不覺睡去夢見那花枝般多情的女兒妖妖嬈  
嬈走近前來深深道箇萬福道小員外休得悵恨奴  
家奴自身亡之後感太元夫人空中經過憐奴無罪  
早歿殺以太陰煉形之術以此元形不損且得遊行  
世上感員外隔年垂念因而冒恥相從亦是前緣宿  
分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今已完滿奴自當去前夜  
特來奉別不意員外起其惡意將劍砍奴今日受一  
夜牢獄之苦以此相報阿壽小厮自在東門外古墓

之中、只教官府覆驗屍首、使得脫罪、奴又與上元夫  
人求得玉雪丹二粒、員外試服一粒、管取百病消除、  
元神復舊、又一粒員外謹藏之、他日成就員外一段  
佳姻、以報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說罷、出藥二粒、如  
鷄荳般、其色正紅、分明是兩粒火珠、那女兒將一粒  
納於小員外袖內、一粒納於口中、叫聲、奴去也、還鄉  
之日、千萬到奴家荒墳一顧、也表員外不忘故舊之  
情、小員外再欲叩問詳細、忽聞鐘聲聒耳、驚醒將來、  
口中覺有異香、腹裡一似火團展轉、汗流如雨、已到  
天明、汗止、身子頓覺健旺、摸摸袖內、一粒金丹尚在、

宛如夢中所見、小員外隱下餘情、只將女鬼托夢說  
阿壽小廝見在、請覆驗屍首、便知真假、獄司稟過大  
尹、開棺檢視、原來是舊箬箒一把、並無他物、尋到東  
門外古墓、那阿壽小廝如醉夢相似、睡於破石櫛之  
內、衆人把姜湯灌醒、問他如何到此、那小廝一毫不  
知、獄司帶那小廝并箬箒到大尹面前、教店主人來  
認、實是阿壽未死、方知女鬼的做作、大尹即將衆人  
趕出、皇甫真人已知斬妖劍不靈、自去入山修道去  
了、二趙接得吳小員外、連稱恭喜、酒店主人也來謝  
罪、三人別了主人家、領着僕從、歡歡喜喜回開封府



來、離城還有五十餘里、是箇大鎮、權歇馬上店、打中  
火、只見隔壁一個大戶人家門首、貼一張招牌榜文、  
本宅有愛女患病無愈、不能識、倘有四方明醫、  
善能治療者、奉謝青蚨十萬、花紅羊酒奉迎、决不  
虛示、

吳小員外看了榜文、問店小二道、隔壁何宅、患的是  
甚病、沒人識得、小二道、此地名褚家庄、隔壁住的、就  
是褚老員外、生得如花似玉、一位小娘子、年方一十  
六歲、若干人來求他、老員外不肯輕詠、一月之間、忽  
染一病、發狂顛語、不思飲食、許以太醫下藥、病只有

增無減好一主大財鄉，没人有惡承受得，可惜。

小娘子世間難遇，如今看看欲死，老夫妻兩口兒，晝夜啼哭，只祈神拜佛，做好事保福，也不知費了若干錢鈔了。小員外聽說，心中暗喜，道：小二哥，煩你做個媒，我要娶這小娘子爲妻。小二道：小娘子十生九死，官人便要講親，也待病痊，小員外道：我會醫的是，狂病不願受謝，只要許下成婚，手到病除。小二道：官人請坐，小人即時傳語，須臾之間，只見小二同着褚公到店中來，與三人相見了，問道：那一位先生善醫？二趙舉手道：這位吳小員外，褚公道：先生若醫得小女

病痊帖上所言毫釐不敢有負吳小員外道學生姓  
吳名清本府城內大街居住父母在堂薄有家私豈  
希罕萬錢之贈但學生年方二十尚未婚配久慕宅  
上小娘子容德俱全倘蒙許諧秦晉自當勉效盧扁  
二趙在傍又幫襯許多好言誇吳氏名門富室又誇  
小員外做人忠厚褚公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不由他  
不應承了便道若果然醫得小女好時老漢賠薄薄  
粧奩送至府上成婚吳清向二趙道就煩二兄爲媒  
不可退悔褚公道豈敢當下褚公連三位都請到家  
中設宴款待吳清性急就教小員外引進令愛房中

看病下藥，褚公先行，吳清隨後，也是緣分。當然吳小員外進門時，那女兒就不紅了。吳小員外假要看藥，蔡娘將羅帶半根，韓中但聞金銅索環的一聲，發出清玉剛水的一隻纖手來，正是

未識半面花容

先見一雙玉腕

小員外將兩手脈俱已看過，見神見鬼的道：「此病乃邪魅所侵，非學生不能治也。」遂取所存玉雪丹一粒，以新汲井花水，令其送下。那女子頓覺神清氣爽，病體脫然。褚公感謝不盡，是日三人在褚家庄歡飲。至夜，褚公留宿于書齋之中。次日，又安排早飯相請。二

趙道樓過就告辭了，只是吳小員外姻事不可失信，  
稽公道：小女家活命之恩，豈敢背恩忘義所論，敢不  
知會。小員外就拜謝了岳丈，稽公備禮相送，爲罷儀  
之敬。三人一無所受，作別還家。吳老員外見兒子病  
好，回來歡喜，自不必說。二趙又將婚姻一事說了，老  
員外十分之美，少不得擇日行聘。六禮既畢，稽公備  
千金嫁裝，親送女兒過門成親。吳小員外在花燭之  
下，看了新婦，嘆了一驚，好似初次在金明池上相逢。  
這個穿杏黃衫的美女，過了三朝半月，夫婦厮熟了，  
吳小員外叩問妻子：去年清明，誰二日果係探親人。

城身穿杏黃衫，曾到金明池上遊。正是人有所願，天必從之。那褚家女子小名也喚做愛愛。吳小員外一日對趙氏兄弟說知此事，二趙各各稱奇。此段婚姻乃盧女成就，不可忘其功也。吳小員外卽日到金明池，見盧家店中，連其女兒之事，獻上金帛，拜認盧家。心夫婦爲岳父母，求得開墳。一見願買棺改葬。盧公是市井小人，得員外認親，無有不從。小員外央陰陽生擇了吉日，先用三牲祭禮，澆奠，然後啟土開棺。那愛愛小娘子面色如生，香澤不散。乃知太陰煉形之術所致。吳小員外嘆羨了一回，改葬已畢，請高僧

廣做法事七晝夜其夜又夢愛愛來謝自此踪影遂絕後吳小員外與楮愛愛百年諧老盧公夫婦亦賴小員外送終此小員外之厚德也有詩為證

金明池畔逢雙美

了却人間生死緣

世上有情皆似此

分明火宅現金蓮